

# “被尘封的记忆——黄胄与南海”

## 隆重开幕

觀  
象  
臺



炎黄艺术馆理事会理事长郑闻慧女士在展览开幕式上讲话

“被尘封的记忆——黄胄与南海” 展于2013年9月28日下午两点在炎黄艺术馆隆重开幕。这是炎黄艺术馆和黄胄美术基金会研究黄胄艺术的最新成果。黄胄在特殊年代对南海和海防进行的艺术创作，在此次展览中得到充分的呈现。

黄胄的一生曾多次与南海结缘，根据“南海”进行的创作，也成为其艺术成果中重要的系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胄第三次来到南海领域进行写生的历史。1973年，经总政宣传部批准，黄胄到广东军区南海舰队基层，采访写生广东与海南岛的军民生活。1974年1月，当他在三亚榆林港听说越南海军对我国西沙群岛领域进行侵略的行径，便毅然要求跟随南海舰队进入西沙群岛进行实地写生。在这场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黄胄作为亲历者和观察者，冒着生命危险成为祖国第一个登上永兴岛（即现在的“三沙市”）的文艺工作者，并

留下了大量的写生稿。这些作品不仅成为纪念这场伟大胜利的珍贵视觉记忆，而且完全体现出黄胄将“生活”视做“创作的惟一源泉”的艺术理念。这些迥异于黄胄“西北风情”的图像，成为黄胄艺术生涯中一个阶段的“里程碑”之作。

然而，在当时动荡的历史条件下，这批画作却被军事博物馆的造反派以审查的名义没收。黄胄想通过这次深入生活之后，创作一批以此为基础的主题画的愿望，也因为创作任务的改变而无法实现。黄胄离开军队的时候，虽然重新获得了这批画，却不得不写上“三十年之后再观”的字样，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由此而被迫封存。

如今，这段封存的历史画卷在炎黄艺术馆被重新打开，黄胄以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为主题的速写及中国画作品，在39年之后首次展现在观众面前。炎黄艺术馆推出此次展览，一共展出了99件艺术精品，包括速写和国画。艺术馆希望通过对黄胄这一时期创作的梳理，展现其对于中国画现代转型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国画画家，黄胄敢于手持画笔直面海洋，充分体现了“必攻不守”的创作理念；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黄胄心系国防建设而敢于直赴战场，充分体现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艺术馆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展示出黄胄所留给我们的这些精神遗产，给当下以启示并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为中国的艺术工作者们树立典范。

开幕式之后，炎黄艺术馆举行了此次展览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炎黄艺术馆馆长崔晓东主持。炎黄艺术馆理事长郑闻慧女士以及艺术理论家、画家等嘉宾，从不同角度对黄胄的南海系列艺术创作进行了阐述和评论。

此次展览由炎黄艺术馆、黄胄美术基金会主办。展览举办时间为2013年9月28日至10月13日。

# “被尘封的记忆——黄胄与南海”前言



黄胄在西沙 1973年

“黄胄与南海”这个展览很重要，因为大部分作品还没有和公众见过面，原因很多，主要的是在38年前黄胄把它们包扎好还写上“三十年之后再观”几个字放起来准备以后整理。谁知道他的健康使他没有机会“再观”整理它们了。现在我们展开来看这部分作品其实已经很完整、很美、很有历史和现实价值。使我们从这些作品可以更清晰的感到，黄胄这一代艺术家们所追求的东西和他们人生价值观，是我们永远应该学习的榜样，可以感到在他们坎坷的经历中所追求的理想、信念和敢于向人民负责的担当。

黄胄到过南海地区一共有五次，前两次都是执行上级命令，工作时间不长，把作品一交也就算完成任务了。这一次是在1973年秋天到1974年春天，他请求到南海舰队驻地，去熟悉海军和当地渔民的生活；适逢南越阮文绍集团，无端抢占我南海渔民的船只，侵占西沙永乐、珊瑚诸岛屿，黄胄请缨参加这次保卫祖国领土领海的海上自卫反击战，成为祖国第一个登上永兴岛（即现在的“三沙市”）的文艺工作者。伟大的胜利成为他终

身难忘的记忆，他本想在这次深入生活以后，投身于创作一些海军及海防的主题画，但是在那个极不正常的年月里，他没能如愿。军博造反派命令他把历时半年多的生活，写生及所有画稿上交了，一直等他离开军队要到新单位报到时才要回了这批画，那时要创作海军海防主题画那份激情和环境以及他接受的任务已经都变了，因此他才包好这批画题写了“三十年之后再观”的字样。现在我们展开这些

画时百感交集，令人泪下。

这批画作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代表着黄胄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谁都知道黄胄生长在北方，参加人民解放军以后工作大都在西北，对于西北各民族父老乡亲的形象、生活习惯、人文环境以及和那里农民牧民共同生存的动物植物他都比较熟悉，在作品中表现的也比较充分，并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和认可。1973秋到1974年黄胄到南海舰队的连队和渔村，参加保卫西沙的自卫反击战，这也是对他自己的挑战，而且取得了成功。我们认为黄胄这次在南海的作品在黄胄整个创作生涯中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今天我们在文化艺术体制方面具有创新意义的艺术馆，也是黄胄最后奉献给社会的这件作品——炎黄艺术馆开馆22周年的日子里，举办这次黄胄先生艺术生涯中划时代的作品展出，作为对炎黄艺术馆馆庆的祝贺。

“被尘封的记忆——黄胄与南海”展览组委会

2013年9月

# 被尘封的记忆

## ——追忆黄胄在西沙群岛写生的前前后后

郑闻慧

2012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撤销海南省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办事处，设立地级三沙市，管辖西沙、中沙、南沙三个群岛的岛礁及海域。进一步加强我国对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行政管理，开发保护祖国南海海洋。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这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家里的电话就传来《海南日报》记者卓兰花清脆的声音。她千方百计的找到我，就是要采访几分钟。她说：“根据有关资料知道，到西沙创作大量经典画作的著名画家，好像只有黄胄先生一人。黄老用画笔忠实记录了西沙。您能讲述一些当年黄胄在西沙作画的情况及当时的创作环境、生活处境及经历吗？”卓兰花女士的问题把我拉回到38年前那不平常又让我理也理不清的极其复杂的岁月里。



黄胄在创作中 20世纪70年代

1973年国庆节，黄胄提前结束了给外交部驻各国使馆及北京饭店即将竣工的新大楼画一些中国画的工作。他要求总政宣传部批准他去广东军区南海舰队基层采访写生广东与海南岛的军民生活。经过批准他很快离开了北京。先是到广州、湛江，随后到海南岛的海口、三亚等地，信就愈来愈少了，1973年1月22日是农历半年腊月三十，我由城里回到家，突然得知黄胄在西沙群岛正在参加对南越入侵的自卫反击战。早晨的新闻联播里，听到南越阮文绍集团把我国外交部对他们抢占我国西沙群岛领土，干扰和挑衅我国渔民在附近海域正常作业的罪恶行径不能不管的严正声明当做儿戏。在1月19日、20日发生了激烈的海战，我们取得了全面胜利的好消息。没想到我的黄胄也在作战战场。晚饭时，女儿梁缨说：“爸爸真是英雄，他现在在前线战场上军舰上打仗哩。”儿子梁敦说：“军舰打仗多危险啊，可能你站都站不住呢。”我也在想，黄胄是北方人，一点也没有经过海军的训练，这次冒冒失失的一下到了祖国的南端海域，不知道他受得了受不了。激动、担心交织在一起，使我彻夜难眠。第二天，是1974年的春节，也是虎年的第一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按习俗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过大年的日子，大部分人都会在家里休息。我因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拉着女儿说：“走，咱们到城里，把你爸爸参加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的好消息，告诉给他的好朋友。”我们选的第一家是一位住在东单的同志，因为他家在东单附近，交通方便，而且是他提醒黄胄提前结束为外交部和北京饭店新楼作画，到生活基地去的。我想他听到这消息，还不和我们一样兴奋吗？谁知我们到他家里，告诉他黄胄现在在西沙群岛过的春节，直接目睹了我海军战士如何战胜南越侵略者的，我把一连串好消息和我的感受说完以后，他只是淡然笑了笑。然后仍然去摆弄那台调不好图像的黑白电视机，一点儿也不想详细询问黄胄在西沙群岛的详细情况。我们觉得十分无趣就告辞起身回家了。这不冷不热的态度给我泼了一瓢冷



黄胄在西沙 1973年

水，使我惊醒过来，想起了这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时期，黄胄并没有作正式平反结论，我这样乱跑，想把这好消息告诉别人的好心并不一定能收到好报。从他对待这个重大事件的态度上，我感觉到这是不祥的预兆。

果然，没有几天，1月25日，也就是正月初三，北京首都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声讨文艺界文艺黑线的回流，敲响了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大批判的号令。

“反击右倾翻案风”“黑画展”随即在美术馆展出，画展前言中说：这批“黑画”严重歪曲了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和毛主席……他们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从此整个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又一次遭到了破坏，全国重新回到大动乱的局面。当时的北京什么事又都不干了，成天组织各单位到美术馆看“黑画展览”，组织各种类型的发言批判。花样翻新的为江青组织新内阁做舆论准备。

黄胄有五六幅作品在“黑画画展”中展出，军事博物馆造反派这下可有事干了。随即发了指令要黄胄从舰队基地返回北京。因为当时的通讯落后，黄胄没得到消息。造反派于是制造出谣言说他畏罪自杀了，叛逃海外了，说得很邪乎，我们听得也越来越心焦。直到五月份的一个傍晚，黄胄拖着他1949年在青海剿匪时留下的病腿，背着他画画的工具回家来了。

他很快向军博革命委员会去报到，回来时满脸的疑虑和忧愁。“他们说我没回来是因为我要叛逃海外，他们已经向各口岸送去了我的照片，还说：‘量你也逃不出我们设置的天罗地网’，又说‘我花着人民的钱，跑到西沙群岛上去玩……’真荒唐啊，我又不是罪犯，为什么要逃！”他忧伤地对我说：“真是小瞧人，我梁黄

胄是中国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中国老百姓把我养大，我一个画画的，不就画了几张画，谁爱批就批呗。总不能说我‘叛逃’吧！为什么要侮辱我的人格！”“1月17日早晨，我们到了永兴岛。在永兴岛时，不断听到南越匪军，在永乐群岛的甘泉岛、珊瑚岛、金银岛海域进行挑衅。甚至登上甘泉岛，扯下我们中国的国旗，插上南越的旗子，并对正在打渔的渔船进行追击堵截。1月19日西沙海战打响了，我又乘137号鱼雷艇编队到了永乐岛。20日上午10点多，我们就收复了永乐群岛所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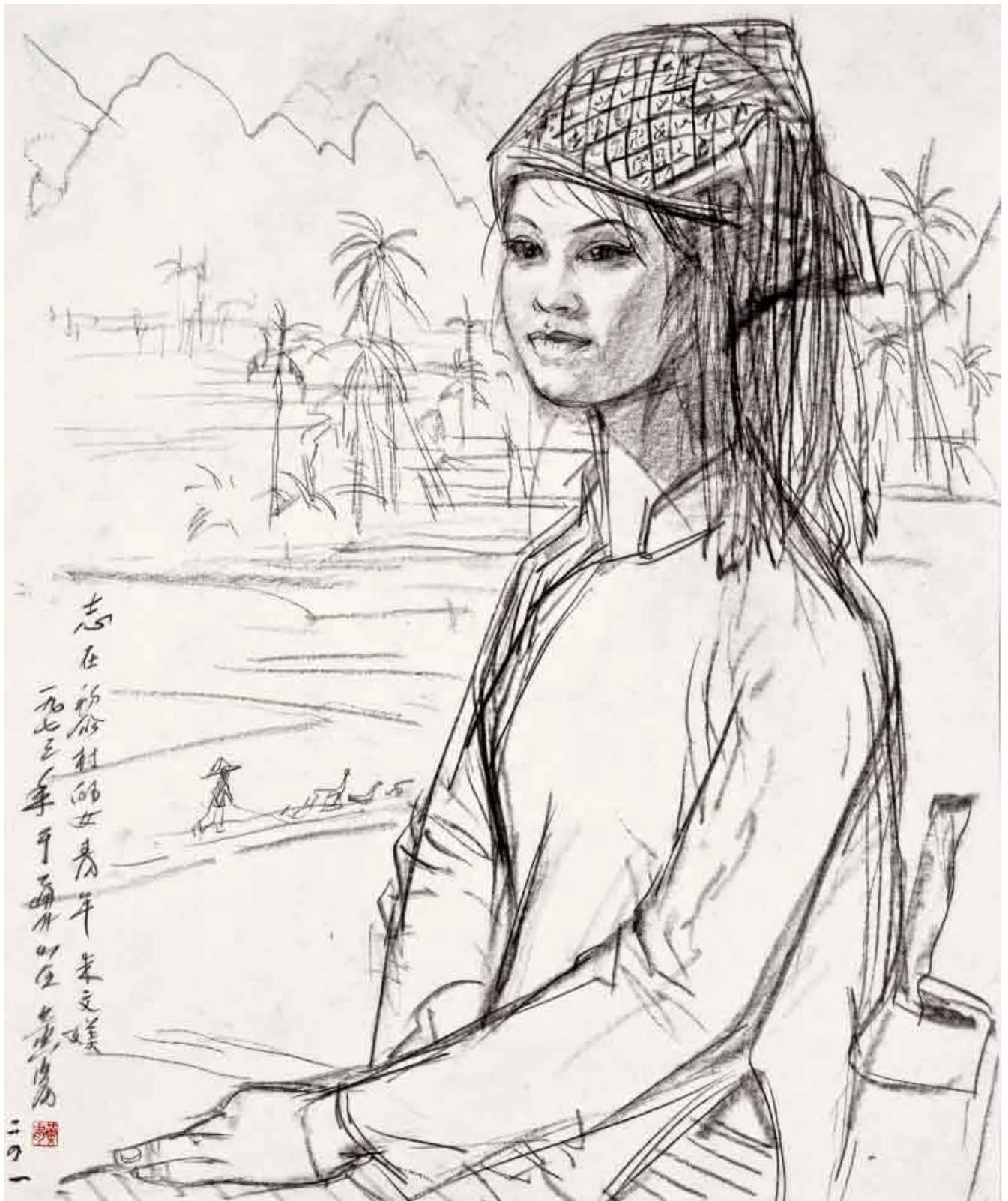
失地……”但是造反派并不相信他的话，认为他是在“狡辩”。

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深入下去，军博当时的革委会让黄胄把这半年在海南岛、西沙群岛画的画全部交上去，他们要审查看画里有没有“毒草”。这可把我们难住了，黄胄要求他们到家里来看，他们说，非上交不可，他们逼得我们只好一张一张编号写题目，主要是想留一个凭证，以便以后要回来。

那天我们工作到很晚，黄胄每拿起来一张画，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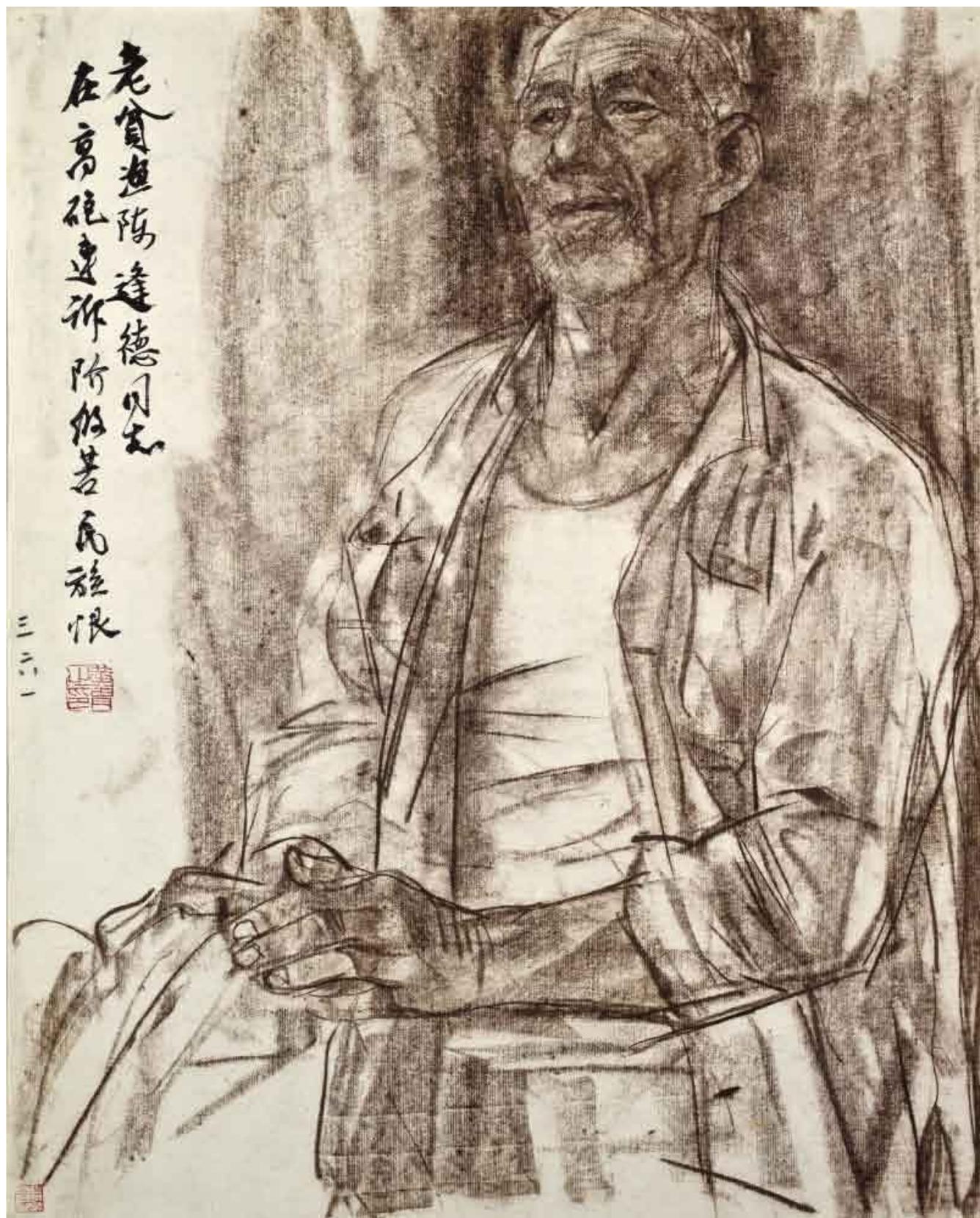
女民兵



志在黎村的女青年 1973年



西島女民兵 1973年



老貧漁



男青年 1961年



苗族妇女



南海民兵 1974年



小学生 1973年



老渔民 1973年